

禮

書

二十二

謂之禘者於廟門之旁因名焉其祭之禮既設祭於室而事尸於堂也

一處也周禮曰夏氏世室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詩頌絲衣曰自室而禘

曰設祭于堂謂薦腥燔之時設此所薦饌在於堂為禘乎外禘謂明日繹祭

門之旁謂之佻言為此禘祭在於廟門外之西也又此云為禘乎外稱祭於

繹祭也郊特牲云索祭祝于禘不云外故鄭彼注不云明日繹祭云謂之禘者

門外之旁因名焉者以釋宮云廟門之禘今日繹祭在廟門外之西旁因以廟門為

禘故云因名焉其祭之禮既設祭於室而事尸於堂者以正祭設薦在室故繹祭亦

設饌在室案有司徹上大夫賓尸坐尸侑於堂而獻尸故知人君繹祭亦事尸於

堂也但卿大夫賓尸禮略不設祭於室又不在廟門異於君也云夏氏世室門堂

三之二室三之一者證廟門之旁有室有也又引頌絲衣之篇者證繹祭在堂事

尸郊特牲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禘之於東方失之矣直

祭祝于主索祭祝于禘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

諸遠人乎祭于禘尚曰求諸遠者與禘之為言侷也

直正也祭以薦熟正祭之時祝官以祝辭告主若儀禮少牢敢用柔毛剛鬣用薦熟事于皇

初其是也索求也廣博求神非但在廟又為求祭祝官行祭在於禘也禘謂廟門

外西室亦謂之禘即上又云禘之東方注禘禮宜于廟門外之西室是也今此索祭

祭于禘注云禘門內平生待賓客之外與祭同日也二其明日繹祭之時設饌於廟門

外西室亦謂之禘即上又云禘之東方注禘禮宜于廟門外之西室是也今此索祭

祭于禘注云禘門內平生待賓客之外與祭同日也二其明日繹祭之時設饌於廟門

外西室亦謂之禘即上又云禘之東方注禘禮宜于廟門外之西室是也今此索祭

祭于禘注云禘門內平生待賓客之外與祭同日也二其明日繹祭之時設饌於廟門

外西室亦謂之禘即上又云禘之東方注禘禮宜于廟門外之西室是也今此索祭

祭于禘注云禘門內平生待賓客之外與祭同日也二其明日繹祭之時設饌於廟門

外西室亦謂之禘即上又云禘之東方注禘禮宜于廟門外之西室是也今此索祭

祭于禘注云禘門內平生待賓客之外與祭同日也二其明日繹祭之時設饌於廟門

外西室亦謂之禘即上又云禘之東方注禘禮宜于廟門外之西室是也今此索祭

祭于禘注云禘門內平生待賓客之外與祭同日也二其明日繹祭之時設饌於廟門

臨尸而不怍君牽牲夫人奠盞君獻尸夫人薦豆卿大

夫相君命婦相夫人齊齊乎其敬也愉愉乎其忠也勿

勿諸其欲其饗之也詩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

謂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

奠也此時君牽牲將薦毛血而君獻尸而夫人薦豆謂繹也儋尸主人獻尸主婦自東

房非直道也祭之明日謂繹日也言繹之夜不寐疏謂繹日也者以其先云君獻尸後云

夫人薦豆故知繹日也引有司徹之文者證儋尸之時先獻後薦上大夫儋尸即天子諸侯之繹也

祭統曰詔祝於室而出

于禘此交神明之道也

謂祝官以言詔告祝請其尸於室求之而出于

之旁神明難測不可一處之或門

旁不敢定其與神明交接之道

書高宗彤日

祭之明 春秋書辛巳有事

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穀梁曰繹者祭之明日

之享賓也公羊曰繹者何祭之明日也家語衛莊公變宗

廟易市朝高子問於孔子曰周禮繹祭於禘禘在廟門

之西今衛君更之如之何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禘之

於東方失之矣爾雅曰闕謂之門

李巡張炎曰 繹又祭也夏

曰復昨商曰昨周曰

禮有正祭之禘有繹祭之禘於禘求諸遠者也禘於西尊其右也詩以往烝嘗或剝或烹或肆或將而繼之以祝祭于禘此正祭之禘也禮言設祭于堂為禘乎外家語言繹祭于禘此繹祭之禘也正祭之禘位於門內之西室故毛氏釋詩以禘為門內繹祭之禘蓋禘其位也繹其祭也賓尸其事也繹祭謂之禘而祭之禘不謂之繹繹之名特施於天子諸侯賓尸之名亦施於卿大夫鄭氏以卿大夫賓尸在堂故謂禘於門外之西室繹又於其堂孔穎達申之去求神在室接尸在堂於義或然卿大夫有賓尸則正祭無加爵無陽厭下大夫士無賓尸故正祭有加爵有陽厭必於明日春秋書辛巳有事於太廟壬午猶繹穀梁曰繹者祭之明日之享公羊曰繹者何祭之明日是也賓尸則祭日而已儀禮有司徹掃堂攝酒迎尸而賓之是也繹於明日則異牲詩曰自羊俎牛是也賓尸於祭日則用正祭之牲而已有司徹黻音尸俎是也蓋正祭而重主於禮神繹輕而主於禮尸重故省牲視具在宗伯輕故使士焉則絲衣其紆載弁侏侏者士而爵弁絲衣者也主於禮神故在室主於禮尸故在堂則自堂俎基掃堂設筵者皆堂上之事也考之儀禮大夫正祭不迎尸而賓尸迎之正祭有祝而賓尸有侑正祭先薦後獻賓尸先獻後薦正祭之鼎五賓尸之鼎三正祭之牲體進下賓尸之牲體進勝正祭之魚縮載賓尸之魚橫載正祭主人獻尸而尸酢之於獻祝佐食之前賓尸主人獻尸而尸酢之

於獻侑之後凡此皆與正祭不同則主人迎尸尸後
酢主人所以伸主人也先獻後薦而進下所以酢飽
尸也其飲至於無筭其罰至於兕觥則繹祭可知矣

拜儀上

禮曰拜服也稽首服之甚也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
稽顙隱之甚也荀卿曰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
曰稽顙許慎曰頓下首也然則書稱拜手稽首則拜
手手拜也稽首首至地也荀卿所謂至地曰稽顙是也太
也稽顙則首至地矣荀卿所謂至地曰稽顙是也太
祝言禮之重者則先稽首而繼之以頓首空首振動
言禮之輕者則先竒拜而繼之以褒拜肅拜則頓首
空首振動重禮之漸殺者也褒拜肅拜輕禮之尤殺
者也然則稽首拜手而稽留焉頓首則首頓於手而
已空首不至於手空其首而已竒拜一拜也儀禮鄉
飲鄉則聘禮士相見凡禮之殺者皆一拜是也肅拜
俯其手而肅之也婦人與介者之拜也少儀曰婦人
雖有君賜肅拜爲尸坐則不手拜肅拜爲喪主則不
手拜然則所謂手拜者手至地也士婚禮婦拜扱地
是也褒拜介於一拜肅拜之間則禮固殺矣其詳不
可考也記曰大夫之臣不稽首避君也孟武伯曰非
天天子寡君無所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君稽首寡
君懼矣是稽首者諸侯於天子大夫士於其君之禮
也然君於臣有所稽首書稱大甲稽首於伊尹成王
稽首於周公是也大夫於非其君亦有所稽首儀禮
公勞賓賓再拜稽首勞介介再拜稽首是也蓋君
子行禮於其所敬者無所不用其至則君稽首於

其臣者尊德也大夫士稽首於非其君 者尊

人也春秋之時晉穆嬴抱太子頓首於趙宣子曾季

平子頓首於叔孫則頓首非施於尊者之禮也鄭氏

謂稽首頭至地頓首頭叩地空首頭至手袞讀為報

再拜也又引書曰王動色變為振動之拜此不可考

拜儀下

禮弓曰拜而後稽顙頹乎其順也稽顙而後拜頡乎其

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又曰晉獻公之喪秦穆公

使人弔公子重耳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穆公

曰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為後也故不成哭而起則愛父

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又曰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

顙隱之甚也喪服小記曰為父母長子稽顙大夫弔之雖

總必稽顙婦人為夫與長子稽顙其餘則否孔穎達曰重服

四十七二十小可二十 少儀曰婦人吉事雖君賜肅拜為喪主則不

手拜肅拜拜低頭手拜手至地婦人以肅拜為正凶事乃手拜為喪主不

手拜肅拜者為夫與長子當稽顙也其餘亦手拜而已或曰為喪主則不

拜也肅拜也 雜記為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母在不稽顙者其

贈也拜母在於贈拜得稽顙 弔者含者繖者入皆子拜稽

顙又曰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稽顙

拜曰喪拜拜而後 又曰廐焚孔子拜鄉人為火者拜之士一

拜降拜拜 君拜寄公國賓士大夫拜卿大夫於位於士

旁三拜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大夫內子士妻特

拜命婦妃拜衆賓于堂上其無女主則男主人拜女

賓于寢門內其無男主人則女主人拜賓于阼階下子幼則

以衰抱之人為之拜喪有無後無無主又曰君弔於大

夫士君退主人送于門外拜稽顙迎不拜拜送者拜送

為君之答已也夫人弔於大夫士主人出迎于明外夫
人入升堂即位主婦降自西階拜稽顙于下夫人退主
婦送于門內拜稽顙主人送于門外不拜奔喪大夫哭
諸侯不敢拜賓謂大夫士使於國凡奔喪有大夫至拜之成踊而
后襲於士襲而后拜之間喪曰稽顙蠲地無容士喪禮
既小斂主人拜賓大夫特拜七旅之即位踊賓主人出
拜送于門外君弔哭主人哭拜稽顙成踊出賓出妻哭拜送
三年之喪稽顙而后拜所謂喪拜也脊以下之喪拜
而后稽顙所謂吉拜也蓋拜則致敬於人稽顙則致
哀於已拜而后稽顙頌乎其順也以其先致敬故也
稽顙而后拜頌乎其至也考工記辨欲頌典邦司農曰頌頌為頌蓋古字頌懇通用以其先
致哀故也孔子之持禮廢滋久天下不知後稽顙之
為重而或以輕為重是猶不知拜下之為禮拜上之
為泰而或以泰為禮故孔子救拜之弊則曰吾從其
至者救泰之弊則曰吾從下凡欲禮之明於天下而
已喪之稽顙猶稽首也禮非至尊不稽首則喪非至
重不稽顙矣然有非至重而稽顙者非以其至親則
以弔者之尊也故謂妻稽顙以至親也大夫弔之繼
總必稽首以弔者之尊也婦人移天於夫而傳重於
長子故雖父母不稽顙所稽顙者為夫與長子而已
以所受於此者重則所報於彼者殺也然士喪禮於
三年之喪拜稽顙喪大記雜記皆言拜稽顙此謂拜
必稽顙非拜而后稽顙也晉獻公之喪秦穆公弔公
子重耳重耳稽顙而不拜穆公曰稽顙而不拜未為
後也故不成拜國語曰重耳拜而不稽顙誤矣

天帝之辨上

天帝之辨下

大神之辨

圜丘

方丘

天帝之辨上

周禮太宰祀五帝則掌三官之誓戒祀大神示亦如之

五帝謂天神 示謂天地 掌次王大旅上帝則張籩案設皇邸大旅上帝祭天

於國立國有大故而祭亦曰旅此以旅見祀也正義云下維言 祀五帝則知此是昊天上帝與司服及宗伯昊天上帝一也 朝日祀五帝則

張大次小次司裘掌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大司徒

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充人掌祭祀之牲牲祀五帝則

繫于牢芻之三月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蒼璧

禮天牲幣各放其器之色 此禮天以冬至謂天 皇天帝在比極者也 凡祀大神享大鬼

祭大示帥事而卜曰宿眡滌濯泣玉鬯省牲饌奉玉盥

若王不與祭祀攝位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小宗

伯兆五帝於四郊大哉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示肆師類

造上帝封于大神類禮依郊祀而為之封 謂壇也大神社及方岳也 典瑞四圭有邸以

祀天旅上帝亦猶五帝殊言天者尊異之也 司服祀昊天上帝

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大司樂乃奏黃鍾歌大

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天神謂五帝日月星辰也王者又各 以夏正月所受命之帝於四郊 凡樂圜鍾為

宮黃鍾為角大簇為徵姑洗為羽若樂六變則天神皆

降可得而禮矣天神則主北辰祭法曰周人禘鬯 而郊饗此謂祭天圜丘以樂配之 大祝掌六祈一曰

類二曰造辨六號一曰神號神号若皇天上帝正義曰皇天 北辰曜魄室上帝大體五帝 大司冠若

上帝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法以猶鬼神示之居辨

名物以冬至致天神人鬼於祖廟蓋 之明日 大司冠若

祀五帝則戒之日涖誓百官小司寇凡禋祀五帝實饋
水納亨亦如之士師祀五帝則沃尸及王盥酒不職
金旅于上帝則共金版玉人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禮
記曰大雩帝又曰以共皇天上帝之祠又曰因吉土以
饗帝于郊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郊社所以事上帝天
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享上帝聖人為能饗帝帝牛必在
滌三月易曰王用享于帝吉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
帝也又享以享上帝帝出乎震詩曰昭事上帝帝謂文王
上帝臨女有皇上帝皇皇后帝昊天上帝書曰伊尹格
于皇天伊陟格于上帝肆類于上帝以昭受上帝天其
申命用休敢昭告于天神后鯀陞洪水帝乃先恣不
畀洪範九疇天乃錫禹洪範曰惟天不畀允罔固亂
惟帝不畀惟我民秉為

周禮有言祀天有言祀昊天上帝有言上帝有言五
五帝則無預乎昊天上帝言上帝則五帝兼存焉周
官司裘掌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典瑞四圭有邸
以祀天大司樂若樂六變天神皆降凡以神仕者以
冬日至致天神此摠天之百神言之也大宗伯以禋
祀祀昊天上帝司服大裘而冕以祀昊天上帝此指
統乎天者言之也司服言祀昊天上帝祀五帝亦如
之則五帝異乎昊天上帝也大宰祀五帝掌百官之
誓戒祀大神示亦如之則五帝異乎大神也肆師類
造上帝封于大神則上帝又異乎大神也掌次大旅
上帝張瓊案設皇邸祀五帝張次小次則上帝異
乎五帝也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則上帝異

乎天也上帝之文既不主於天與昊天上帝又不主於五帝而與瑞旅上帝對旅四望言之旅者會而祭之名則上帝非一帝也上帝非一帝而周禮所稱帝者昊天上帝與五帝而已則上帝為昊天上帝及五帝明矣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廟堂以配上帝則明堂之祀上帝其為昊天上帝及五帝可知也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盛薦之上所以配天考以配祖者天也以配考者燕五帝也今言與五帝而謂之上帝則見孝經之於周禮其義一矣周禮明其祀之大小輕重故天帝之辨如此詩書之文未嘗有稱五帝而書亦未嘗有稱昊天上帝者其稱天及上帝者皆言之而已此固不可援之以議周禮也且周人明堂之制有金木水火土之五室自漢以來皆於五室以祭五帝惟晉泰始及唐顯慶中嘗議除之後亦遂復則明堂之祀五帝其來遠矣鄭康成以上帝為五帝而不及天王肅以上帝為昊天上帝而不及五帝二者之說皆與禮經不合不足信也昊天上帝之名歷代不同漢初曰上帝曰太一元始間曰皇天上帝魏初元間曰皇皇大帝梁曰天皇大帝惟西晉後齊後周隋唐乃曰昊天上帝而鄭氏以星經推之謂昊天上帝即天皇大帝名雖不同其實一也今之南郊既以昊天上帝位乎其上也壇第一等又有皇天大帝是離而兩之也宜講求以正之

天帝之辨下

五帝與昊天同稱帝不與昊天同稱天猶諸侯與天子同稱君不與天子同稱王周官祀五帝之禮有與

天同以極其隆有與天異以致其辨故皆禋祀皆服
大裘此其所同也祀帝於圜丘兆五帝於四郊此其
所異也鄭氏之徒謂四圭之王黃鍾大呂之樂夏正
以祀感帝於南郊蒼璧之王六變之樂冬至禮天
皇大帝在北極者於圜丘天皇大帝燿魄寶也五帝
太微之帝也晉書天文志中宮鈞陳口中一星曰天皇天帝其神耀魄寶史記天官書太微三星之庭其內五帝坐分
郊與丘以異其祀別四帝與感帝以異其禮王肅嘗
攻之矣然肅合郊丘而一之則是以五帝為人帝則
非夫有天地則有五方有五方則有五帝月令之五
人帝神農黃帝少昊顓頊而已春六節夏炎帝中

是為五帝則前此其無司四時者乎古者祀五帝必
配以五人帝從以五人臣月令之五人臣春勾芒夏
祝融中央后土秋蓐收冬玄冥春秋傳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

中央之臣皆一人耳而冬有脩與熙者蓋冬於方為
朔於卦為艮於腎有左右於器有權衡於物有龜蛇
於色有青黑則官有脩熙宜矣司馬遷不紀少皞以
黃帝顓頊高辛唐虞為五帝孔安國以少昊顓氏高
辛唐虞為五帝其說與四時五行之理不合當以月
令為正

詩序曰郊祀天地記曰因吉土以饗帝于郊北於南郊
就陽位也於郊故謂之郊郊人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
因川澤至敬不壇掃地而祭燔柴於泰壇祭天也

於泰折祭地也周禮郊祀二人送逆尸凡樂...
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凡
樂函鍾為宮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
地示皆出爾雅曰邑外謂之郊又曰非人為謂之丘

祀天於南郊而地上之圜丘者南郊之丘也丘圜而
高所以象天此所謂為高必因丘陵也祭地於北郊
而澤中之方丘者北郊之丘也丘方而下所以象地
此所謂為下必因川澤也泰壇南郊之壇也以之燔

柴泰折北郊之坎也以之瘞埋言壇則知泰折之為
坎言折則知泰壇之為圜言泰則大之至也言壇折
則人為之也祭祀必於自然之丘所以致敬燔瘞必
於人為之壇折所以盡文宗廟之禮瘞埋於兩階之
間則壇必設於圜丘之南坎必設於方丘之北矣燔

柴以升煙瘞埋以達氣則燔必於樂六變之前瘞必
於樂八變之前矣先王燔瘞於郊丘其牲角繭栗其
牲體全胄國語曰郊禘之事有全胄其羹其器犧尊疏布罍桴杓豆

登鼎俎簠簋匏爵之類詩曰于百于登記曰器用而節大宗伯凡祀大
上帝之樂盛國語曰天子親春郊禘之盛則郊有簠簋匏可知矣其藉蒲越苜稊結記曰莞簟之其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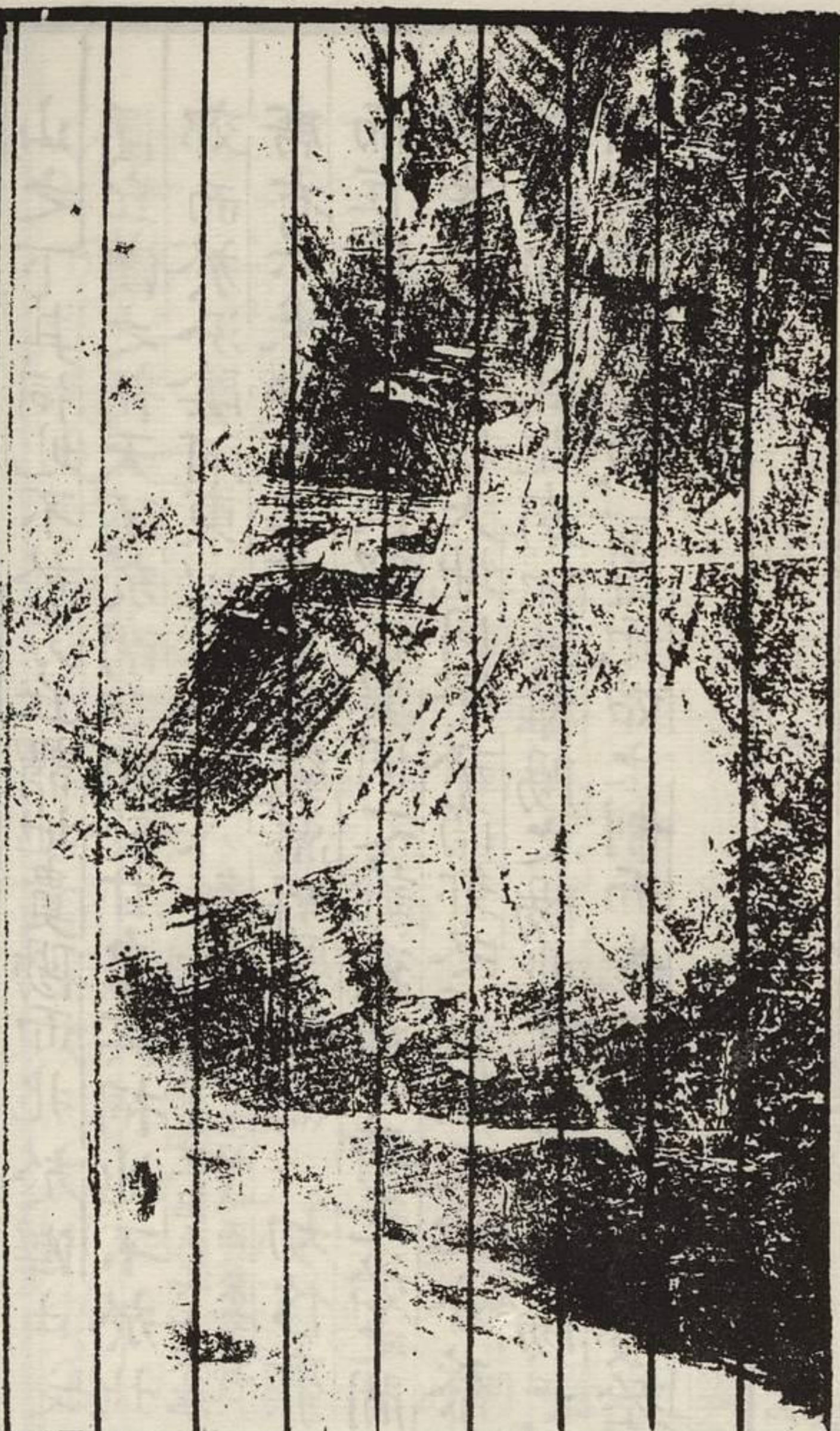
歌黃鍾大簇奏大呂應鍾其舞雲門咸池其鼓雷鼓
靈鼓其車玉路素車其旂大常其服大裘袞冕其摺
執則大圭鎮圭其位則神南面王北面示北面王南

面而日月從祀則日居東月居西記言祭祀之禮君南鄉於北
之上王政鄉可知祀記又曰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郊主日而配月則日月之位固東西
蓋矣郊主日猶王猶則主膳夫王猶女則主諸侯古法見君則主侍人皆致嚴於禮而郊
祀亦如之古者郊祀大畧如此而已更泰則

興邲密上下之四時以祠五帝至漢則增之以北
以祠五帝泰之祠天不於圜丘謂天好陰而北於高

山之下其祠地不於方丘謂地貴陽而北於澤中之
圓丘漢之祠天不於南郊而於甘泉其祠地不於北
郊而於汾陰河東以至壇有八觚後世壇有八陛祀天其上奏樂
其下非先王掃地而祭之意
席有六采樂有玉女車有鸞路駢駒龍馬一切侈靡
而匡衡劉向之徒邪正異同之論蓋起一時元始之間
繆戾九甚春則天地同牢於南郊冬夏則天地分祭
於南郊光武北南郊於雒陽之陽北北郊於雒陽之
陰其禮儀度數一遵元始之制而先王之禮墮廢殆
盡良可悼也

禮書卷第八十八終



祀明堂

大示地示土示

社稷后土之神

祀明堂

我將詩曰於明堂之祭曰孝莫大於嚴父嚴

父莫大於配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

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天也

入學習吹為時是月也大饗帝由禮曰大饗不問

祭五帝於明堂莫適也也郊特性曰郊血大饗饗牲樂記曰祀

堂而民知孝

先王之於天尊而遠之故也而配以祖親而近

之故祀於明堂而配以父考也孝莫大於配天又

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嚴

父配天矣又曰配上帝一則昊天上帝也上帝則

五帝與之也明堂不祀昊天上帝不可謂配天五帝

不與不可謂配上帝以上帝而為昊天上帝耶而周禮

以旅上帝對旅四望言之則上帝非一帝也以明堂

特祀昊天上帝耶而考工記明堂有五室則五室非

一位也祭法曰周人禘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鄭氏曰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其說以為坐五

帝於堂上以五人帝及文王配之坐五神於庭中以

武王配之然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謂祖宗其廟耳

非謂配於明堂也一肅曰審如鄭說則經當言祖祀文王不言宗祀

凡言宗者尊也周人既祖其廟又宗其祀月令之五人帝五人神所以配食四郊也其與享明

堂於經無見又況降五神於庭中降武王以配之豈

豈以之音哉然宗祀文王則成王矣成王宗武王

而祀文王者蓋於是時成王未畢喪武王未立廟故宗祀文王而已此所以言周公其人也詩序曰豐年秋冬報則秋報者季秋之於明堂也冬報者冬至之於郊也先明堂而後郊者禮由內以及外也先嚴父而後祖者禮由親以及尊也明堂之祀於郊為文於廟為質故郊掃地藁秸而已明堂則有堂有筵郊特牲而已明堂則維羊維牛然郊有燔燎而明堂固有升煙漢武帝明堂禮畢燎于堂下古之遺制也由漢及唐或祠太一五帝光武或特祠五帝明帝或除五帝之坐同稱昊天上帝晉武帝時設除明堂五帝之坐同稱昊天上帝名設一坐而已後又復五帝位或合祭天地唐武后合祭天地於明堂中宗仍之或配以祖或配以羣祖漢武帝祠明堂高皇帝對之章帝祠明堂其獻也或以一獻或以三獻梁朱异曰祀明堂改服大裘又以真質不應三獻請修三冊上方一獻隋於雪

禮書八十一抑又明堂之制變易不常與考禮之說不同皆一時之制然也

祀大神示地示土示之辨

詩序曰郊祀天地大宰祀五帝則掌首官之戒誓祀大

神示亦如之大宗伯以黃琮禮地注禮地以夏至調神在崑崙者牲幣各放

其器之色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小

宗伯大赦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示典瑞兩圭有邸以

祀地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

示乃奏大蕤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此郊神州之神及社稷凡六樂

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原溫平凡樂函鍾為宮若樂八

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地示主大祝辨六號三曰示

號若去后凡以神仕者以夏日至致地示物彫玉人兩圭

有邸以祀地旅四望孔穎達曰黃琮禮崑崙之示以夏

至兩圭祀神州之示宜以七月河圖推象去崑崙東南
五千里神州孝經緯六祭地示於北郊

周禮或言大示或言地示或言土示蓋大示則地之
大者地示則凡地之示與焉土示則五土之示而已
禮記言兆於南郊就陽位也南郊祀天則北郊祀地
矣祀天就陽位則祭地就陰位矣大宗伯以黃琮禮
地牲幣各放其器之色而牧人陰祀用黝牲則牲有
不同也典瑞兩圭有以祀地則玉有不同也大司
樂奏大族歌應鍾以祀地示凡樂函鍾為宮若樂八
變地示皆出則樂有不同也蓋先王之於神示求之
然後禮禮之然後祀函鍾為宮求之之樂也大族應
鍾祀之之樂也若夫王之黃琮兩圭牲幣之黃黑蓋
祭有不一而牲幣器亦從而異也鄭氏之徒謂夏至
於方丘之上祭崑崙之示七月於泰折之壇祭神州
之示此感於讖緯之說不可考也凡以神仕者以冬
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鬼致天神而
人鬼與之者荀卿所謂郊則并百王於上天而祭之
是也郊天合百王則郊地合物鬼宜矣鄭氏謂致人
鬼於祖廟致物鬼於壇墀蓋用祭天地之明日於經
無據

社后土之辨

書曰敢昭告于皇天后土孔口后周禮大宗伯王大封則先

告后土后土土神也大祝建邦國先告后土用牲幣后土土神也月令

其神后土后土土神也左氏曰君戴皇天而履后土

又曰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

古者正祭有常數非正祭者無常時故歲祭天者四

詩序曰春夏祈穀于上帝又曰豐年秋冬報則春祈
穀左氏所謂啓蟄而郊是也夏祈穀所謂龍見而雩
是也秋報月令所謂季秋大饗帝是也冬報周禮所
謂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是也凡此正祭也旅類造
禱祠之屬非正祭也祭地之禮司禮所謂夏日至於
澤中之方丘正祭也禱祠之屬非正祭也然先王親
地有社存焉禮曰饗帝於郊地社於國又曰郊所以
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又曰社所以事上帝又曰
明乎郊社之義或以社對帝或以社對郊則祭社乃
所以親地也大宗伯以二祭於社又曰大封先告
后土大祝大師一會同于社又曰建邦國先告后
土則后土非社之類也禮曰社神黎所食
者釋月令謂后土之祭也禮曰大祝謂社一神也既曰
土神又曰社神是也書曰歌謦子三后后土左
氏曰君戴皇焉履后土寧武帝祠后土於陰宣帝
祠后土於河東而宋梁之時祠地皆謂之后土則古
者亦命地示爲后土矣然周禮有大示有地示有土
示又有后土則所謂后土者非地示也

禮書九十卷

旅祭

類祭

雩祀

王宮祭日

夜明祭月

旅祭

掌次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

大旅上帝祭天於圓丘國有七故而祭亦曰旅此以林具祀

天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

故謂凶旅旅陳也陳其祭祀焉禮不如祀之俗上帝五帝

司尊彝大喪存奠彝大旅亦如之

旅者國有大故之祭也亦存其奠彝則陳之不即徹

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

望大祭祀大旅凡賓客之事共其王器而奉之眡瞭大

喪盛樂器大旅亦如之

旅非常祭乃興造其樂器

笙師大喪盛其樂器

大旅則陳之龜人若有祭事則奉龜以往旅亦如之

職金旅于上帝則共其金版禮器一獻之禮不足以大

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上帝書荆岐既旅蔡蒙旅平九山刊

旅論語曰旅於泰山爾雅曰旅陳也

旅非常祭也國有大故然後旅其羣神而祭之則荆

岐既旅蔡蒙旅平九山刊旅者以水災耳推此則凡

所遭大故皆凶災之類也考之於禮天子所次之位

則張氈案設皇邸所奠之圭則四圭有邸所用之版

則金版

職金旅上帝則用金版旅諸侯亦如之

至於司尊彝之存奠彝笙師

之陳樂器眡瞭之盛樂器皆如大喪之禮言奠則非

純平祭也言存則非即徹之也陳樂而不懸盛樂而

不鼓則旅非以其凶災耶周官或言大旅或言旅蓋

豈有大小而旅亦隨異也然大旅之禮不若祀天之

為至也故記曰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若夫旅四望山川則所次不以瓊案皇邸所用不以金版而所奠之圭則兩圭有邸而已先儒以旅之盛樂器為明器以皇邸為後版恐不然也其言旅上帝於圜丘其義或然

類祭

書曰類于上帝詩曰是類是禡周禮小宗伯北五帝

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

四類日月星辰運行無常以氣類為之兆於東郊北月與風師於西郊北司中司

命於南郊北而師於北郊

凡天地之大哉類社稷宗廟則為位禱祈禮類者依其正禮

而為肆師類造上帝則為位大祝六祈一曰類二曰造

類上帝大會同造于廟詛祝掌類造之祝號禮記曰

天子將出類乎上帝造于廟則類者類其神而造之

也造者即而祭之也類之所施或於上帝或於日月

星辰或於社稷或於宗廟類之所因或以巡狩或以

大師或以大哉造則或於上帝或於祖廟凡此皆有

所析也不若大旅之有所告而已故大祝六祈有類

造而無旅焉鄭康成以宗伯之四類為日月星辰蓋

以四類在四郊四望之下而知之也爾雅以詩之是

類是禡為師祭蓋以大祝大師類上帝而知之也社

稷宗廟非大哉則無類祭上帝非巡狩之所至則無

造祭書言至于師宗柴詩言巡狩告祭柴望此蓋造

上帝之禮也巡狩於其將出則類上帝於其所至則

造上帝大師於其將出亦類上帝於其所至特禡於

所征之地而已昔武王伐紂既事而退柴於上帝成

王營洛位成之後用牲于郊牛二此蓋類禮也何則

書於舜之既受命則類乎上帝於湯之既受命則告

于上天是既事則必祭而祭必以類禮也於舜之既受命言類則湯之既受命而類可知既受命而類則師之既事邑之既成又可知也類造之禮其詳不可得而知要之於正祭與旅也觀祀天旅上帝而大宗伯掌之類這上帝小宗伯肆師掌之則禮之隆殺著矣四類日月星辰於四郊則類上帝蓋南郊乎

雩祀



周禮舞師掌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

旱暵之事謂雩也暵乾氣也知司農司五舞裝有舞

五謂皇竹五采羽為之亦如儀

司巫掌羣巫之政令若國大旱則帥而舞雩

雩旱祭也天子於上帝諸侯於土公之仲大司農云魚曰僖公欲焚巫尪以其舞雩而不得雨

女巫旱暵則舞雩

使女巫舞旱祭也

司農云求雨以女巫故檀弓曰歲旱桓公召孫子而問焉曰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禹婦人無乃已疏乎

凡邦之大裁歌哭

而請有歌者有哭者以異聲感神靈也

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十有一曰索魚

神雲漢之詩所謂靡神不舉靡愛斯牲也

黨正春秋祭柴

祭謂雩祭水旱之神蓋亦望位如祭社稷云

稻人

旱暵共其雩斂

稻急水者也

大祝國有大故天裁彌祀社稷禱

祠大故兵寇也天災疫厲水旱也

小祝掌小祭祀逆時雨寧風旱禮記檀弓

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焉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尪而奚若

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毋乃不可與然則吾欲暴巫而

奚若曰天則不雨望之愚婦人於以求之也乃已疏乎徙市則奚

若曰為之徙市不亦可乎徙市者庶人之喪禮今徙市是憂戚於

喪月令仲夏命樂師修鞀鞀均琴瑟管蕭執于戚文羽調

竿笙篪簧飭鐘磬祝啟為祈大雩命有司為民祈祀山

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

於民者以祈穀實陽氣盛而帝早山川百源能興雲雨者也衆水始出

謂為壇南郊之旁亦五精之帝也先帝也自製神至祝啟皆作故曰盛樂凡他雩用
歌舞而已百辟卿士古者上公若勾龍所禱之類也春秋傳曰龍見而雩雩之正當以
四月凡周之秋三月之中而旱二修雩祀以求雨凶若王雩此月失之矣天子雩上帝
諸侯以下雩上公周及夏夏雩畢禮有雩雩雩其義曰雩雩也又文也凡邦之大威
歌哭而請早又是大威故須吁嗟求雨注春秋者以雩為雩非邦也云雩帝相雩為壇
南郊之旁雩五精之帝者以雩是祭天當以陽位以五天德泰不可偏在四方故知在
南郊也以日外上者無王不止當雩帝配之大皞配雷與仰炎帝配亦祭法雩祭
歷祭三帝配合極細少皞皞白招招祖帝配汁光紀故云配以先帝也祭法雩祭

祭水旱也詩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祈猶禱也月令孟春祈穀
上帝夏則龍見而雩相

五年左傳文郊特牲郊之祭也七報大而主日書傳云祀上帝於南郊所以報天德然
則郊所以報天而云祈穀者以人亦神之德不生為郊祀以報其已往又祈其將來故
祈報兩言也襄七年左傳曰郊祀石後以祝農事故改也而郊郊而後耕是郊為祈報
之事也案禮記大傳注云王者之先極皆感大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皆用上
歲之正月郊祭之然則夏正郊天祭所感一帝而已月令注云雩祀五精之帝則雩祭
五帝矣郊雩所祭其神不同此序并云祈穀于上帝者以其所郊之帝亦五帝之一周有
五帝之名故一名上帝可以兼之也月令孟春祈穀于上帝注云上
帝大微五帝者亦謂祈穀所祭是太微之一不言祈穀總言五帝論語曰浴乎

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荀子曰雩而雨何也曰無何也猶

不雩而雨也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小筮而後決大事非

以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為文而百姓以為神以

為文則吉以為神則凶又曰湯旱而禱曰政不節與使民

疾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宮室榮與婦謁盛與何以不

雨至斯極也菑直行與王夫興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

相五年秋大雩僖十一年秋大雩

十三年秋九月大雩成三年秋大雩

七年冬大雩襄五年秋大雩

八年九月大雩十六年秋大雩

十七年九月大雩二十八年秋八月大雩

昭三年八月大雩六年秋九月大雩

八年九月大雩十六年秋八月大雩

二十五年七月大雩季辛又雩

定元年九月大雩

七年秋大雩

十二年秋大雩

九月大雩

雩名五年左傳曰凡啓蟄而郊龍見而雩龍見建巳之月過則書莊

十年傳曰魯公子偃伐宋師出自雩門魯魯南門公羊曰大雩

者何旱祭也雩旱請雨也各不辨大者言大雩大旱可知也居親之南郊以六事謝過自責然則何以不言

旱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何以書記災也趙子曰

凡祈澤曰雩稱大國漏雩也勤民之祀也故志之爾雅

曰雩號祭也

爾雅曰雩號祭也鄭氏曰雩吁咷求雨之祭也女巫

凡邦之大歲歌哭而請則爾雅鄭氏之說是也杜預

以雩為遠誤矣春秋書雩二十有一皆在七月以後左

氏曰龍見而雩過則書其龍見建巳之月而建巳乃

陽充之時陰氣所以難達也故雩祀作焉過此而後

雩此春秋所以譏也大雩禮之盛也猶所謂大旅大

饗趙氏謂雩稱大國當雩誤矣詩序曰一祈穀于上

帝月令曰大雩帝則一祀昊天上帝及五帝也鄭氏

謂雩祀五精之帝周禮稱上帝與五帝不同則上

帝非止五帝也月令曰令百縣雩祀百辟鄉士則百

辟鄉士之祭亦曰雩也鄭氏曰天子雩上帝諸侯雩

上公然周禮小祝小祭祀逆風雨寧風旱則百辟亦

天子所祀也祭法有雩禘之壇春秋之時魯以南門

為雩門先需皆以魯之舞巫在城南鄭氏曰雩為壇

於南郊之旁其說蓋有所受也古者雩飲在稻人雩

樂以皇舞以女巫皇與女陰也則舞所以達陽中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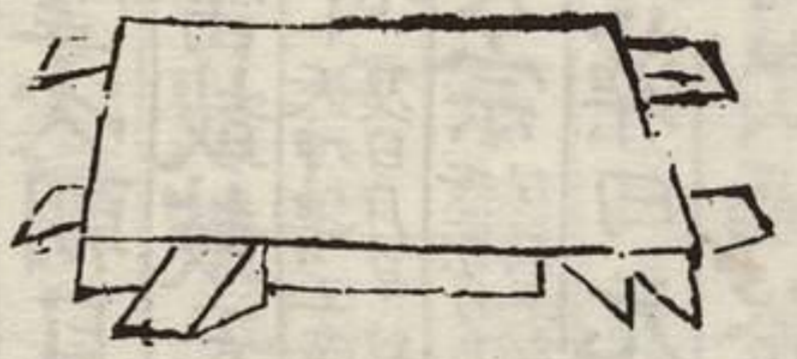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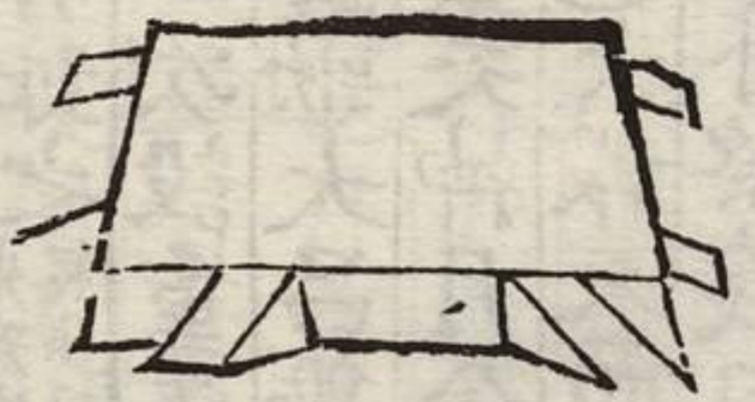
陰而已董仲舒祈雨之術閉南門縱北門蓋亦古者

達陰之意也然則雩祀上帝必升煙後世乃謂用

不可以祈水而為坎以瘞就陽不可以求陰而為壇
於東學雲必自郊但宮後世或祈山林川澤羣前百
辟鄉士然後及於上帝力舉禮也北雲樂以舞為盛後
世或選善詠者歌詩而已皆非古也此

祭目

祭月



周禮大宗伯賓祭以祀日月星辰典瑞王摺夫主執鎮

圭王朝日者示有所司也繅藉采五就以朝日也天子常奉今朝日秋分夕月又曰圭

璧以祀日月星辰主其所為也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四

望四類亦如之北為壇之營或四月日月星辰掌次朝日祀五帝則

張大次小次設重幣重案取投於上帝鼓人以雷鼓鼓天神大司樂

乃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天神謂五帝又曰凡樂

六變而致天神月令孟冬祈穀雩天宗天宗日月星辰郊特牲曰

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玉藻曰元端而朝日

於東門之外祭義曰祭日於東祭月於西祭法曰王言

祭日夜明祭月王言曰壇上君也日無君左傳曰日月星辰雪霜

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祭之國語曰大采朝日少采夕月

大采少采

古者之祀日月其禮有六郊特牲曰郊之祭大報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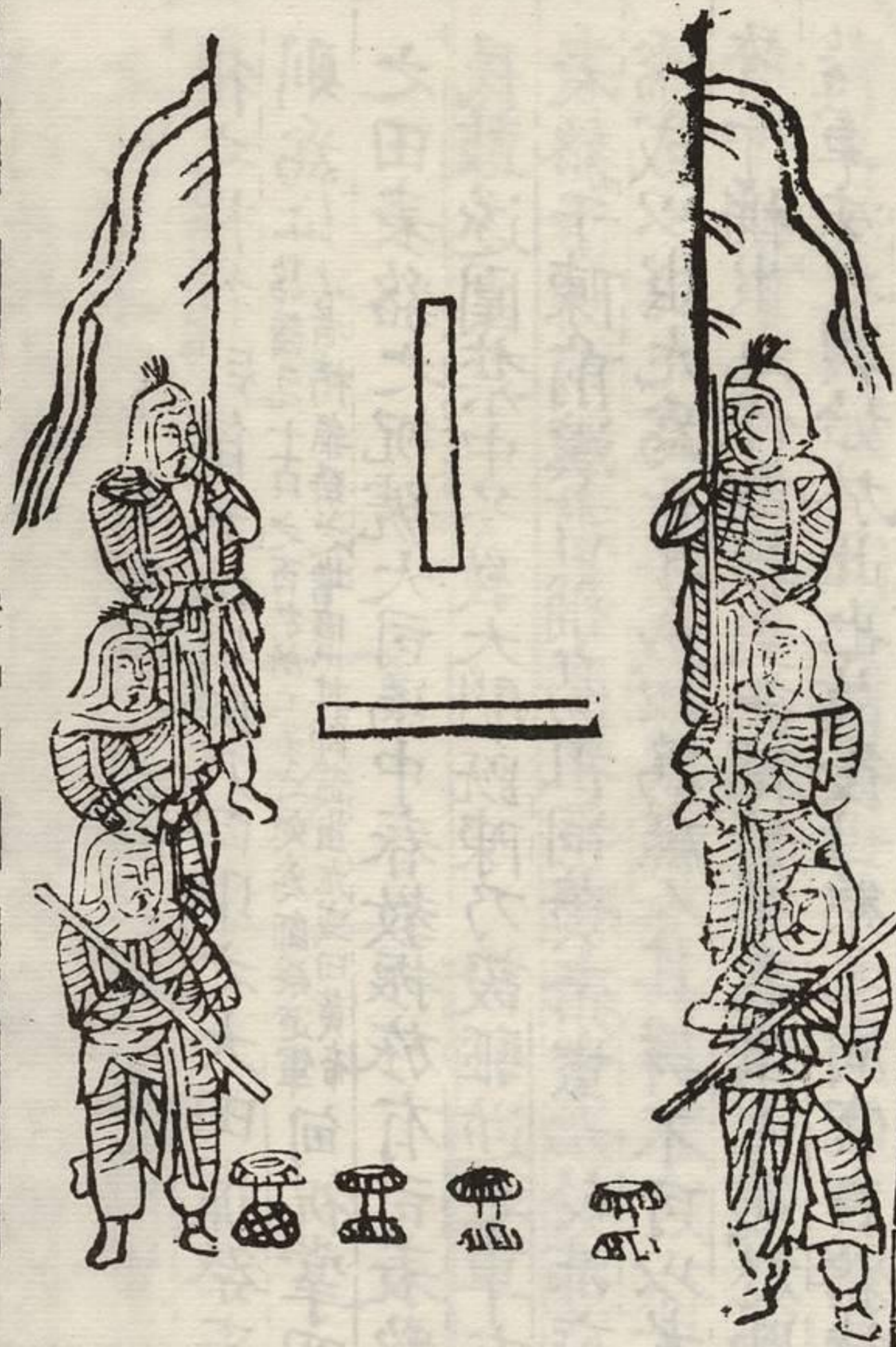
而主日配以月一也玉藻曰朝日於東門之外祭義

曰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也大宗伯四類於四郊北
日於東郊北月於西郊三也大司樂樂六變而致天
神月令孟春祈來年于天宗天宗者日月之類四也觀
禮拜日於東門之外及祀方明禮日於南門之外禮月於北
門之外五也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祭之六也夫
因郊蜡而祀之非正祀也類祭而祀之與觀諸侯而
禮之非常祀也春分朝之於東門之外秋分夕之於
西門之外此祀之正以常者也日言朝則於日出之
朝朝之也月言夕則於月出之夕夕之也日壇謂之
王宮以其有君道故也月壇謂之夜明以其昱於夜
故也其次則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其牲體則實柴
其服則元冕元端其圭之纁纁則大采少采禮之之
玉則一圭邸璧祀之之樂則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
玉藻十有二旒龍衮以祭元端以朝日於東門之外
則龍衮玄端皆言其衣也衣元冕之衣則用元冕矣
鄭氏改玄端爲玄冕不必然也虞氏釋國語謂朝日
以玄冕然祀上帝以衮冕而朝日以圭璧與張次設帟
一切殺於上帝則其不用衮冕可知矣周禮於掌次
之次帟案於典瑞之大圭鎮圭纁纁言朝日而已則
夕月之禮又殺乎此也漢武帝因郊泰時朝出行宮
東向揖日其夕西向揖月則失東西郊之禮也魏丈
帝正月祀日於東門之外則失春分之禮也齊何佟
之曰王者兄日姊月焉鄭用二分虛植用立春佟之
以爲日者太陽之精月者太陰之精春分陽氣方永
秋分陰氣向長天地至尊故用其始而祭以二至日
月次天地故祭以二分則融與康成得義矣魏薛靖

曰朝曰宜用仲春之朔夕月宜用仲春之朏此尤無
據也後周於東門外爲壇以朝日燔燎如圜丘於西
門外爲壇於坎中六四丈深四又以夕月燔燎如朝
日隋唐壇坎之制廣狹雖與後周差異大槩因之而已

禮書卷第九十終

表貉



詩曰是類是禡爾雅曰類禡師祭也禮記禡於所征

之地公羊曰甲午祠兵小宗伯凡王之會同軍旅甸

役之禱祠儀為位肆師凡四時之大田獵祭表貉

則為位貉讀為十古之百於所立表之處為師祭遣軍甸祝掌四時

之田表貉之祝號大司馬中春教振旅有司表貉誓

民鼓遂圍禁中冬教大閑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

表貉于陳前漢書稱高祖祠黃帝蚩尤於沛庭先

儒或以蚩尤為天子或以為庶人其詳不可以考然

管子稱蚩尤作劍戟史記稱黃帝與蚩尤戰於阪泉

禮記爾雅言禡其質一也貉之祭蓋使有司為之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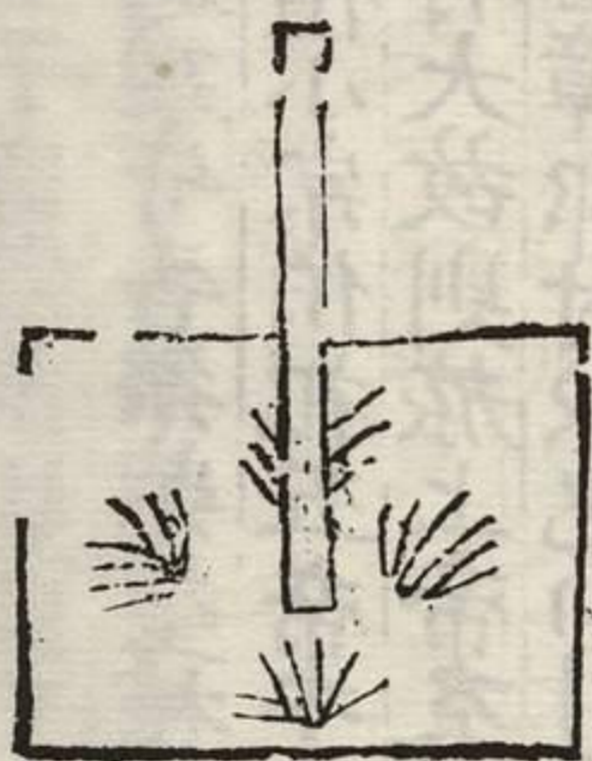
立表於陣前肆師為位甸祝掌祝号既事然後誓衆

而師田焉周官所謂表禡其質是也古者將射則祭

而師田焉周官所謂表禡其質是也古者將射則祭

侯將卜則祭先卜將用火則祭燿將用馬則祭馬祖
然則將師田而祭祭者不特為禱而已也唐制禡祭
為壇壝設塵垢皇帝齋於行宮從官齋於軍幕置甲
冑弓矢於神座之側建稍於神座之後而牲幣犧象
皆有儀度然古人祭於立表之處則無壇壝其置甲
几筵甸設則設熊席右添几鄭氏以為祭貉之禮
誤也

四望



書曰望于山川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又曰柴望大
告武成詩曰時邁巡守告祭柴望禮記曰至于岱宗柴
而望祀山川周禮小宗伯祀五帝于四郊四望四類亦
如之六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典瑞兩圭有
邸以祀地旅四望璋邸射以祀山川司服毳冕以祀四
望山川大司樂奏姑洗歌商呂舞大磬以祀四望奏蕤
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男巫掌望祀望銜旁招以
茅牧人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大祝國將有祀于
四望則前祝春秋魯僖公免牲猶三望左氏曰望郊之
細也宣公不郊而望左氏曰望郊之屬也公羊曰天子
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三望者何泰山河海也楚昭王
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東公江漢睢漳之望也祀
福之至不過是也寡人雖不敏河非所雉以罪也韓宣子

謂子母曰寡君寢疾並走群望年一周共五年一龍子五人
無適六焉乃有大事于群望年一晉語成王盟諸侯于
成陽楚為荆蠻置郊絕設望表與鮮卑守燧三正記
郊後必有望

天子四望達於四方魯三望泰山河海而已書曰海
岱及淮為徐州諸侯之望皆其境內之名山大川也
望雖以名山大川為主而其實兼上下之神故詩於
柴望言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周禮於望皆言祀而不
言祭又典瑞四望與山川異王大司樂四望與山川
異樂左氏曰望郊之細也又曰望郊之屬也公羊曰
方望之事無所不通則望兼上下之神可知矣鄭司
農釋大宗伯曰四望日月星海杜預釋左傳曰望祀
分野之星及封內山川許慎曰四望日月星辰河海
大山其說蓋有所受之也鄭康成釋大宗伯曰四望
五嶽四瀆釋大司樂又兼之以司中司命風師雨師
釋舞師又以四望為四方其言異同不可考也望之
禮有二而其用不一男巫掌望祀望衍鄭氏讀衍為
延謂望祀有牲與菜盛望衍用幣致神而已然鄭氏
於大祝衍祭亦以為延祭禮文殘缺不可考也望祀
或設於郊天之後或設於巡守之方或旅於大故之
時則望有常有不常之祀也崔靈恩謂四望之祭歲
各有四不知何據然也望祀其北四郊其牲各放其
方之色其樂姑洗南呂大磬其玉兩圭有邸其服毳
冕其位郊以辨之而植表於其中周禮所謂旁招以
郊晉語所謂置郊絕設表望是也白虎通謂周公祭
泰山以召公為尸其言雖無經見要之宗廟之尸用

同姓非宗廟之尸用異姓

祭四方

周禮大司馬春祭社秋祀枋舞師教枋舞帥而舞
稷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詩曰以我犧
一以社以方又曰方社不莫古者言社必及方則社
為民祈方為民報祈在春報在秋詩言來方裡祀明
堂位言春社秋省則秋省斂而因祀焉此所謂來方
裡祀也鄭康成釋曲禮謂四方五官之神

東為若南祝駘
土西若北

元真釋舞師謂四方四望也康成從先鄭之說釋大宗伯
謂四方百物八蜡也然菴人四方在山川之下大司樂四
望在山川之上則四方非四望也舞師教羽舞帥而舞
四方之祭祀鼓人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帗舞者則
四方非百物也五官之說亦不可考大司馬於社言

祭則地示也於禘烝言享則人鬼也於方言祀蓋兼

上下之神也祀之之禮其位四郊其鬯蜃尊魯人凡山
川四方用蜃

其舞皇舞舞師教羽舞帥而
舞四方之祭祀其牲體則騶之其牲色則

各以其方之色而詩曰以我犧羊以社以方周禮

小司徒小祭祀共牛牲則四方之祭不特用羊而已

詩言犧羊者孔穎達言犧以見總明非特羊也穎達

之言則是謂犧為純誤矣

